

〔法国〕尚皮翁 著
梁启炎 译

魔水

——特里斯丹和绮瑟误服春药记



误饮魔水
生恋死

相爱难分难舍

魔 水

——特里斯丹和绮瑟误服春药记

〔法国〕 尚皮翁 著

梁启炎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5.625 插页2 字数99千字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6,500册

ISBN 7—5407—0732—2 / I · 515

定价：2.40元

译者前记

《特里斯丹和绮瑟》是一部很有影响的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之位的名著，它是人类创作出来的最美好的爱情故事之一。它不仅在我国家喻户晓，而且在西方也为人们所熟悉和喜爱。德国著名作曲家瓦格纳曾于1859年以这部故事为题材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歌剧《特里斯丹和绮瑟》。法国当代著名作家科克托于1943年又把这部故事改编成电影《永远回归》。

《特里斯丹和绮瑟》这部爱情故事的情节复杂而奇特。骑士特里斯丹从小失去双亲，由其叔父科努瓦尔国王马克教养成人。他深深地感激和热爱国王。英俊的特里斯丹是一位出色的勇士，在决斗中，他杀死了爱尔兰壮士摩路尔特，免除了科努瓦尔每年向爱尔兰的纳贡。可是，在决斗中特里斯丹负了重伤，久治不愈。他要求

把自己放在一条小船上，随波荡去。波浪把他送到爱尔兰。他受到该国国王的款待，并得到医术高操的绮瑟公主的精心治疗。伤愈后，特里斯丹返回祖国，向马克国王描述了爱尔兰公主绮瑟的美貌，众臣建议马克与之成婚。特里斯丹受派遣，代叔父向绝代佳人绮瑟求婚。在特里斯丹陪同绮瑟回国途中，两人因误饮“魔水”以至相爱不舍。但父母把绮瑟许配给马克又不能负约。这就构成了封建包办婚姻与自由恋爱的矛盾。故事里所谓的“魔水”只不过是一种艺术手法而已，它是人类自发激情的一种体现，它敢于藐视一切社会的陈俗偏见，敢于战胜一切障碍。特里斯丹和绮瑟的故事以悲剧告终，对封建婚姻提出了抗议，对自由恋爱表示赞赏。

《特里斯丹和绮瑟》传说中早已进入人类精神文明的宝库。它是欧洲中世纪开出的灿烂的文艺之花，是一部得以保持“永久魅力”^①的“传世之作”^②。

译 者

于广州中山大学

①、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法国文学研究专家罗新璋语。

代 序

一部有影响的神话，这首先是使人感到亲切的大家喜闻乐见的一个活生生的形象。有影响的神话虽然产生于久远的年代，但它却有很强的说服力。特里斯丹的传说就是这么一部神话。一提起特里斯丹这个掷地有声的名字马上就会在我的脑子中唤起一个形象：一条没有帆也没有舵的小船漂浮在茫茫大海之中，一把竖琴竖在其中，海风从琴弦间漏过，一个受了重伤的年青小伙子躺在船上——他受的是一种神秘的、恶性的、散发着恶臭的不治之伤——在爱尔兰海面上漂泊。在这幅画面上看不到绮瑟，这是不奇怪的，因为特里斯丹的伤象征着这位无畏骑士的妻子。

的确，在这个令人沉闷的传说里，爱情和伤痛总是交织在一起。白花在给年青的里瓦兰医治伤口时怀上了特里斯丹，似乎是一滴血——而不是精液——使她怀孕。还有，特里斯丹刚刚来到人间，白花和里瓦兰就离开了人世。自从他来到人间，他的身

体就没有停止过流血，有些高手用传统的药膏给他治疗对手用毒剑刺伤的伤口。

神奇的草药、毒药、媚药……《特里斯丹和绮瑟》是一部杜撰的爱情故事，也是一个完美的勇士面对术士魔法一筹莫展的故事。

特里斯丹这个苦孩子、苦情人还有另一个特点：这位英雄踪迹不清，来历不明，仿佛从天而降。孤儿、私生子的出现往往是来历不明的。他往往是根据情节的需要以街头卖艺人、游侠骑士、疯子、麻疯病者出现。在需要时，一种随便什么药——再加另一种什么药——就可以改变他的容貌并使人不易识别他。所有这些不定性、这些神秘感、这些人人为地留下的“空白”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更好地为塑造人物的命运埋下伏笔。不可改变的精密的逻辑取代了充满着个人意志的人生过程。在爱尔兰，由于在勒·摩路尔特脑壳里发现的铁器碎片恰好和特里斯丹宝剑上的缺口相吻合，因而暴露了杀死勒·摩路尔特的人。这个物证充分显示了故事里的全部人物和情节的默契，偶然性被排除在故事之外。特里斯丹杀死毒龙，他割下的龙舌能找到吻合的龙头。然而一个骗子却拎着一个没有舌头的龙头，自称是他杀死了毒龙。当特里斯丹赤条条地沐浴时，绮瑟揭发了他就是杀死勒·摩路尔特的凶手并举着他的剑向他扑来为她的叔叔报仇。今天的读者不能不想起法国历史的一个画面：1793年，夏洛特·科

尔德刺杀了正在沐浴的马拉^①。这两件事有什么联系？其形象相同，究其原因也是政治问题。这两个场面都有力地表明：在穿着衣服、手持武器站在自己面前的怒不可遏要复仇的女人面前，赤条条地躺在浴缸里的男人就显得无能为力了。

然而，特里斯丹在故事里表现出这一被动性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插曲。苦命的特里斯丹的命运总是被女人所摆布，被一个由四个女人组成的小组所摆布。她们在这个故事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轻率的爱尔兰王后，由于目光短浅，一味想着女儿的幸福，因而背着女儿，以最不人道的手法配制媚药，使女儿绮瑟喝了以后产生炽热的爱情。结果王后成了其女儿不幸的祸根。绮瑟的贴身侍女白兰珍对主人忠心耿耿，她甚至在绮瑟新婚之夜心甘情愿地作女主人的替身同马克国王同寝，牺牲自己的贞洁。可是她得到的却是恩将仇报，文静的玉手绮瑟扮演了特里斯丹妻子的重要角色，后来她受到不公证的嘲弄和抛弃，嫉妒心使她产生了邪念，对特里斯丹进行了报复。

至于金发绮瑟，她由于对特里斯丹的炽热的爱情而忘乎一切。她把马克国王的名誉、白兰珍的生

① 马拉（1743—1793），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著名活动家和学者。1789年革命爆发后，创办了《人民之友》报，积极揭露宫廷的反革命阴谋。1793年5月领导人民起义，推翻吉伦特派统治，建立了雅各宾派专政。同年7月被反革命分子科尔德暗杀。——译注

命和她本人的安全全然不顾——更不要说她这位王后的未来了——，她对特里斯丹疯狂的爱甚至使她把特里斯丹的命运也置之脑后。当代妇女对于宣传工具广为传播的矫揉造作、消极被动、袒胸裸腿、浓装艳抹、出卖姿色或肉体的客体女人的形象十分反感。特里斯丹这部神话则把男人写成客体，他不断地受到女人戏弄和损害。这一点，我们下面还会谈到。

我们先谈谈马克国王的形象。在这部悲剧性的故事里，马克国王是第一个受害者，人们应该向这个受害者表示敬意。我们至少可以说，这个故事让他扮演的角色既不是愉快的，也不是容易的。坦率地说，从某个角度来看，马克的角色是戴绿帽子的角色。当故事讲到马克夜里蹲在一棵月桂树上窥伺特里斯丹和绮瑟幽会时，我们很自然就想起奥尔贡藏在桌子底下窥伺达尔丢夫^①勾引奥尔贡太太的情景。马克和奥尔贡有共同的地方，可是也有很多不同点。他们尽管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但也有迥然不同的地方。

布洛特^②在喜剧《安菲特律翁》（大约写于公元前224年）里，描写底比斯国王安菲特律翁离家长期在外，历尽艰辛，战争结束后他回到故土，发现

① 达尔丢夫是莫里哀的喜剧《伪君子》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典型的宗教骗子。——译注

② 布洛特（约公元前254—前184年），拉丁诗人。——译注。

他的家和他的床塌被一个像他一模一样的人霸占了，他的仆人索兹则被一个索兹模样的人狠狠地揍了一顿。原来，这是因为墨丘利^①打扮成索兹的模样，帮助阿尔克墨涅^②的情人朱庇特^③打扮成她丈夫安菲特律翁的模样去勾引她。

无独有偶，经过两个世纪多一点之后，一个名叫约瑟^④的住在拿撒勒^⑤的木匠也因其年青的妻子玛利亚^⑥在尚未完婚之前就怀孕感到心情痛苦。这是两出不同的戏。然而，两个故事的情节却是吻合的。我们可以把两个故事里的人物进行比较：安菲特律翁与约瑟、朱庇特与圣灵、阿尔克墨涅与玛利亚、墨丘利与加百列^⑦都是可以配对的形象。特别是赫丘利^⑧和耶稣两位大英雄都是由神和人所生，他们为人类而献身，两个都是人类的救星。当一个神要加入人类世代的行列时，他就必须巧妙地打开

① 墨丘利，商业神，即希腊神话中的赫尔墨斯。他是众神的使者。——译注

② 阿尔克墨涅，底比斯王安菲特律翁的妻子。她丈夫在外时，宙斯扮成其夫的模样与她生了赫拉克勒斯。——译注

③ 朱庇特，主神，即希腊神话中的宙斯，——译注

④ 约瑟，《圣经》传说中大卫的后代，玛利亚的丈夫，耶稣的养父。——译注

⑤ 拿撒勒，巴勒斯坦一城镇名。——译注

⑥ 玛利亚，圣母，约瑟的妻子。未婚前因圣灵感孕而生下耶稣，人称圣母玛利亚。——译注

⑦ 加百列，《圣经》中的大天使之一，他慰劳人类并同情人类。——译注

⑧ 赫丘利，大英雄，即希腊神话中的赫拉克勒斯。他英勇无畏，一生中完成了许多英雄业绩。——译注

这个行列的一缺口并取而代之。安菲特律翁和约瑟就是这样出现的：他们仿佛是某种性格的原型，他们既受人嘲弄又受人尊敬，既可笑又令人钦佩，这是因为他们的身世不明，然而，这是上帝为拯救人类而作出的安排。

无疑，马克国王就属于这种玄妙的戴绿帽者，并不是某个人存心要和他作对，而是无法捉摸的命运晦涩的、无名的力量的安排。马克国王的遭遇不能用产生一个救世主来解释，因为特里斯丹和绮瑟并没有生育。故事的结果不是未来获得新生，而是剧中主角的归天。马克国王不是为上帝的臣民造福，而是作了毫无结果的牺牲。实际上，在这部巫术代替宗教的神话里，有一种叔本华^①的悲观主义味道——尼采^②和瓦格纳^③后来受这种悲观主义影响很大——这种悲观主义使人们变成无神论者而又不至于滑入实证主义：这种悲观主义没有声音，没有形象，没有翅膀，它就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所崇拜的对立面。

实际上，人们越是回味这个故事，越发觉得马克的高尚和气量。因为，如果这部神话要表达的是

-
- ① 叔本华(1788—1860)，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唯意志论者，他认为人的本质是意志，人生充满着痛苦。他的主要著作是《世界即意志和观念》。——译注
- ② 尼采(1844—1900)，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唯意志论者。——译注
- ③ 瓦格纳(1813—1883年)，德国作曲家、文学家，信奉叔本华、尼采的哲学。——译注

“忠诚”，那么，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特里斯丹对绮瑟的牢不可破的忠诚——以及绮瑟对特里斯丹的牢不可破的忠贞。可是，如果不尊重别人有人情味的夫妇间的忠诚，第三者插手的无人情味的爱情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特里斯丹和绮瑟之间的忠诚是以损害马克的利益为基础的。马克不仅仅被妻子所背弃，他的不幸和怀疑自己受骗而确实受骗的奥赛罗的不幸差不多，实际上奥赛罗是因为相信了伊阿古的友谊而不是相信妻子苔丝德蒙娜的忠诚而受骗上当。最使马克痛心的是特里斯丹对他的背叛——特里斯丹是他的养子，是受他器重的年轻人——特里斯丹竟忘恩负义，变成一个背信弃义的应该受到严惩的罪犯。

这里我们要谈谈里夏尔·瓦格纳构思歌剧《特里斯丹和绮瑟》的情况。1854年12月16日，他在给他的挚友弗朗兹·李斯特^①的信里写道，“既然生活拒绝给予我爱情的幸福，我希望至少能写一部不朽的作品以便使爱情的幸福达到最高的顶点。”这部不朽的作品就是他于1865年在慕尼黑创作的歌剧《特里斯丹和绮瑟》。至于他说没有享受到的爱情，那是指他对马蒂尔德·维桑东克的爱情未能取得结果。因为奥多·维桑东克——马蒂尔德的丈夫——是莱茵地区富有的企业家，是这位作曲家的朋友、

① 李斯特（1811—1886），匈牙利作曲家和钢琴家。

——译注

保护者和恩人。瓦格纳没有使维桑东克扮演马克的角色，这与马蒂尔德的自重有很重要的关系。她习惯地、经常地、自觉地把她与作曲家瓦格纳的关系向丈夫汇报。这个特里斯丹——瓦格纳已有妻室，他的妻子美纳·瓦格纳不是那么客观公正，她因为嫉妒而经常大吵大闹，以至他们分道扬镳。马蒂尔德并不离开奥多，美纳被送进“医院”，瓦格纳独自到威尼斯去完成他的歌剧《特里斯丹》。

这种可悲的情况使瓦格纳产生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思想，就像布列塔尼神话《特里斯丹和绮瑟》的结局使人产生失望一样。瓦格纳这部歌剧从头到尾都回荡着试图减轻各种痛苦和结束各种悲剧的呼唤。尼采从这种靠自身才得以存在的炽热的感情看到了不幸的爱情的最高形式。他曾经写道：“你认为《特里斯丹和绮瑟》这部神话是要通过两个主人公的丧生而教育我们去反对通奸吗？如果这样去理解的话，那就没有理解热衷于描写炽热爱情的诗人——如莎士比亚——尤其热衷于描写爱情在斜坡向死亡滑去和描写那些犹如附在玻璃窗上的水滴一样的爱情……然而，不能因此就说诗人们反对生活！恰恰相反，他们告诉我们：这种感人的、不能把握的、危险的、严酷的而往往是火热的生活就处在兴奋的顶峰！”①

① 请参阅尼采《曙光》。——原注



《特里斯丹和绮瑟》对我们有什么启迪作用？在这部传说出现以后，在西方的虚构的伟人祠中有堂璜^①、鲁滨逊^②、堂·吉珂德^③。在这部传说出现之前有古代底比斯的俄狄浦斯。这些被人们诅咒的主人公，这些离经叛道者各自体现了人类状况的某一方面。这些人物形象之所以铭刻在我们心中，难道这不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与社会结为一体吗？特里斯丹和绮瑟之间疯狂的爱，浮士德和魔鬼订的协议，堂璜荒淫无道，鲁滨逊醉心于孤独，堂·吉珂德的荒诞等等，他们都是离经叛道者，打破社会的秩序的代表。在民俗学、社会学和心理分析中，生物机制就是要人的各种动作都有利于人适应于社会。心理分析治疗法正是出自这个道理。人们很难使那些受过科学教育的人认为会有某些机制使人对社会产生不适应。如果说，要确定胃的功能正常，肝脏正常，肺部功能良好，这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要确定一个人的表现或精神就不是那么容易了。人不是动物。他能制约环境，改变环境，使之听从自己的

-
- ① 堂璜，西班牙传奇人物，是一个惯于玩弄女性的风流荡子，多见于西方诗歌和戏剧中。——译注
- ② 鲁滨逊，是英国18世纪作家笛福《鲁滨逊飘流记》里的主人公。——译注
- ③ 堂·吉珂德，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著名长篇小说里的主人公。——译注

支配，而不是作环境的奴隶。因此，神话中某些人物形象就不是要人们屈从于教育、权力、警察为对付个人而提出的“国家理性”，而是向人们提供武器去反对“国家理性”。它不是提醒人们遵守秩序，而是提醒人们不要遵守秩序。社会拥有足够的强制力去对付它的各成员的各种歧异的愿望。一个致命的危险在威胁着它：它像蜂窝或蚁巢一样不断膨胀而臃肿。这种危险不是理论上的。不难举出很多国家为例子，无论过去或现在，一个专横的命令就能熄灭个人创造性的火花。不要以为这种野兽一般的惩戒能够奏效并可以提高生产率。奴隶是劣等的劳动力，奴役劳动的效率是最糟的，从古代到殖民主义时代，凡是使用过奴役劳动的人都有这种体会。人来到世界上，我们要是不让他发挥所长，他将一事无成。我们认为，伟大的神话就在于帮助人们敢于否定使人窒息的社会组织。伟大的神话不是要人们去屈从于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而是从自己不同的角度去否定这种秩序。

在神话为我们提供的所有与社会决裂的例子中，特里斯丹和绮瑟与社会的决裂无疑是最深刻最奇特的了。只要我们把特里斯丹和堂璜这两个如此接近又是如此截然相反的神话进行比较，我们就会清楚堂璜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拒绝服从性秩序，拒绝服从所有秩序，包括婚姻的、社会的、政治的、宗教的秩序。为了表明他对爱情自由的追求，堂璜不怕

向他飞来的各种指责。他是一个通奸者、一个背信弃义者、一个渎神者、一个杀人犯。他所处的时代——17世纪的西班牙——没有给他别的选择。很自然，在各种德行中，他竭力嘲弄的就是忠贞。堂璜以所谓自由来反对忠贞，以纵欲反对夫妇之间的忠贞。然而，特里尔丹和绮瑟却使人感到惊讶，他们在反对夫妇之间的忠贞时所使用的手法似是而非。他们的做法不是以自由的名义，而是以更深沉更持久的忠贞的名义，即以命中注定的激烈的爱情的忠贞去反对夫妇间的忠贞。

自由，忠贞。我现在写的这篇东西也许会引起某些激进的女权论的拥护者大声责骂。这不是我个人的偏见——责骂，这对我有什么要紧？——我们经常碰到人们要求宽容的各种所谓特殊情况。在夫妇之间出现不和的大多数情况下，男方要求自由，女方要求忠贞。在要求自由方面，男人走得比女人更快，表现得更急切。在寻求并得到肉欲的问题上，男人方面往往已经结束，而女人方面却还未开始。男人的其中一个节目就是嫖，他们玩乐之后便一走了之。而卖淫对女人来说却是一座地狱，这是受到人们激烈的嘲弄的。因此，应该由妓馆老板去满足这些女人对忠贞的强烈要求。所以，我敢说，堂璜的故事是关于男人的神话，特里斯丹的故事则是关于女人的神话。堂璜支配并玩弄女性，而特里斯丹则是一帮女人的猎物，他怎么也逃脱不了她们

的控制。爱尔兰王后炮制“魔水”，白兰珍让他喝“魔水”，金发绮瑟，玉手绮瑟，这几个女人在这位勇敢的骑士周围——他受伤、中毒、被治疗——组成了一所活动监狱的四堵高墙。社会秩序为人们提出的婚姻关系对她们的所谓忠贞来说实在显得太松散太不稳定了。婚姻关系有时间性，婚后人们要生儿育女，会劳累，会衰老，可能被对方背叛，也可能离婚：“魔水”则把这些环节统统省去了。它联结的这对情人永不生育、永远年轻、甚至还可能保持贞洁，但却永远在一起。这对永远在一起的情人仿佛出自圣—阿里尔石化矿泉一样，这无疑是一个美梦，但这只是女人的美梦。对于男人来说，这是一个恶梦。

米歇尔·图尼埃①

① 米歇尔·图尼埃（1924— ），法国当代重要作家之一，43岁发表第一部小说《礼拜五》，获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一举成名，1971年发表《桤木王》获龚古尔奖，此后陆续有重要作品发表。——译注

目 录

译者前记	(1)
代序	(1)
导言	(1)
一 特里斯丹的诞生	(28)
二 特里斯丹的童年	(30)
三 爱尔兰的勒·摩路尔特	(32)
四 决斗	(41)
五 特里斯丹奇遇记	(44)
六 与巨龙搏斗	(52)
七 宝剑上的缺口	(57)
八 马克国王的婚事	(61)
九 误饮“魔水”	(69)
十 冒名顶替	(73)
十一 白兰珍在树林里	(76)
十二 月桂树下	(79)
十三 奥德雷失宠	(85)
十四 奥德雷报复	(88)